

# 清溪归厚土 风骨照初心

## ——深切缅怀曹谷溪先生

■ 焦广盈

黄土高原厚泽绵长,延河流域悠悠不息。这片孕育了无数文学大师的土地,送别了一位深耕文坛六十余载的泰斗——曹谷溪先生。2026年5月29日,先生溘然长逝,享年八十六岁。噩耗传来,往事翻涌,半个月前登门拜访先生的温暖场景历历在目,字字教诲、殷殷温情,长存心底,久久难忘。

我与谷溪先生的缘分,始于少年时的文字邂逅。四十余载光阴倏忽而过,少年求学的岁月依旧清晰。彼时,我完整通读路遥先生的经典著作《人生》,高加林的挣扎、刘巧珍的纯粹,鲜活的人物形象、入木三分的人性刻画,深深触动了年少的心。黄土高原的烟火人间、平凡众生的悲欢际遇,透过文字扑面而来,让我深深沉醉,自此在心底埋下了热爱文学、敬畏文字的种子。

也是在与同窗的探讨交流中,我第一次知道了曹谷溪先生的名字。彼时我们便深知,路遥的文学之路,离不开一位亦师亦友的引路先贤,他就是享誉陕北文坛、德高望重的曹谷溪先生。作为陕北当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,先生一手创办《山花》文学阵地,以黄土为纸,以初心为笔,深耕陕北文学沃土六十余载。他打破地域文学壁垒,发掘扶持路遥、史铁生等一众文坛名家,凝聚起四代山花文学创作群体,构筑起陕北文学的精神谱系,成为扎根高原、守望文脉、薪火相传的一代文坛脊梁。年少的我,听闻先生深耕文学、提携后学的种种事迹,便对这位心怀山海、深耕笔墨的文学泰斗,心生无限敬仰。

人生际遇,各有归途。我所学的是路桥建设专业,毕业后恰逢国家基建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,顺势投身修路架桥的事业。四十余载风雨兼程,辗转山河、奔赴四方,终日与路基、桥梁、隧道为伴,忙碌的工作占据了大半人生,曾经热爱的笔墨文字,渐渐成了藏于心底的执念。岁月奔波,我几乎极少提笔成文,更从未奢望作品见诸报刊、集结成书。

但心底对文字的眷恋与热爱,从未因岁月奔波而消减。工作之余,我依旧习惯随手记录所思所感,所见所悟,写一些零散的随笔小文,不求名利,只为安放心底的文学热爱。时光流转,转眼步入退休之年,我身边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们纷纷鼓励我,将多年零散文稿整理集结、出版成书。我始终心怀忐忑,自认一个筑路人,半生躬耕大基建,笔墨只是业余偏爱,能将零散文字归集成册,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慰藉与高配。未曾想,这份朴素的心愿,成了众人的期盼,也让我有幸与谷溪先生结下一段珍贵的忘年情谊。

朋友汪胜利老哥深知我的心愿,知晓我对谷溪先生的仰望,便主动告知我,他和谷溪先生相识二十余年,愿意代笔,恳请谷溪先生为我的书稿题写书名。我满心期待,欣然应允。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为了一份托付、一份信任,汪胜利老哥专程奔赴延安,只为圆满的

文学执念。更让我热泪盈眶、感念至今的,是谷溪先生听闻我的经历后,发自内心的认可与期许。先生听闻我半生修路筑路,奔波劳碌之余仍坚守对文字热爱,感慨言道:“修铁路的人可忙得很呐!修了那么多路,还有时间写文章出书,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,我要为他写序。”

寥寥数语,温润厚重,分量千钧。作为享誉陕北、深耕文坛六十载的文学大家,谷溪先生不吝赞美、俯身体恤,认可一个普通筑路人的笔墨坚守。这份包容与赏识,瞬间拉近了我与文坛泰斗的距离,也让我愈发迫切地期盼,能够亲自登门拜访,一睹先生风骨,当面聆听先生教诲。今年五月十三日,我怀揣满心敬仰,与友人从西安奔赴延安,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字之约。路途之上,先生数次来电,细细询问行程进度,反复叮嘱我慢行稳行、注意安全。一通通温暖的电话,一次次温柔的叮咛,褪去了一路文坛大家的盛名光环,只剩长者的温情与善意,让我一路心生暖意,愈发急切地想要奔赴这场相遇。

抵达延安市谷溪先生住宅小区,我们乘电梯抵达先生居所十一楼。秘书张艳女士开门的刹那,我便望见谷溪先生拄着拐杖,身姿虽显佝偻,却面带慈祥笑意,目光温润恳切,静静等候着我这个平凡的文字爱好者。那一刻,山河温柔,笔墨传情,是半生文字热爱为桥,是挚友真心牵线,让我有幸拜见久负盛名的文坛前辈。我快步上前,与先生紧紧相拥、握手致意,他的目光满怀期许,我的眼底尽是敬仰,一场跨越身份与年岁的文学相逢,温暖而动人。

短暂寒暄过后,先生执意拄着拐杖,陪同我们前往一楼的【谷溪书房】。这座由贺敬之先生亲笔题写的书房,是先生一生文学热爱的缩影,更是无数文字爱好者的精神港湾。步入书房,宛若闯入浩瀚的文海乾坤,满屋藏书罗列整齐,文史资料详实厚重,四壁悬挂的老照片静静诉说着岁月故事,诸多珍藏影像,皆是陕北文坛的珍贵印记。

先生步履缓慢,却耐心十足,拄着拐杖为我们逐一解读藏书底蕴、细数影像背后的文坛往事。他娓娓道来自己与路遥、史铁生等文坛大家以笔墨的相知相伴,细细讲述《山花》文学阵地从萌芽、成长到绽放的峥嵘历程,述说着四代山花文人扎根陕北厚土、守望文学初心、逐梦文坛的坚守与担当。一字一句,皆是他对文学最纯粹的赤诚、对文字最虔诚的敬畏,更藏着这一生甘为人梯、倾囊育才的博大胸襟。六十余载躬耕不辍,先生的文学坚守与高尚风骨,立足乡土、书写时代,既以笔墨定格陕北山河烟火、人间百态,构筑起独具风骨的地域文学体系,更倾尽半生之力托举后辈学人,为西北文坛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,用一生坚守赓续文脉、点亮星河,这份纯粹的文学信仰与无私的育人情怀,令人动容,令人敬仰。

在书房之内,我们围坐深谈,聊文学初心,聊写作真谛,聊岁月人生,从容惬意。先生深知筑路人的艰辛,言语间满是体恤与共情。他感慨道,今日交通便捷,既有纵横驰骋的高速公路,更有飞驰千里的高速铁路,山河通达,皆为筑路人热血所成。半生修路、躬身山河,我们的坚守与付出,被先生深深看见、并真诚赞许。

最让我铭记一生的,是先生赠予我的八字箴言:躬身为桥,振臂是路。这八个字,是对筑路人最生动的写照,是对我们筑路人半生坚守的最高礼赞,温润有力、意蕴悠长。先生以笔墨初心致敬基建担当,让我深知,无论是执笔耕耘,还是躬身修路,皆是坚守初心、不负山河、不负岁月的修行。这八字箴言,自此成为我余生修身立业、执笔写作的精神坐标。

临别之际,先生赠予我由他亲自编著的《有溪自北,起于高原》。这本书,镌刻着他与路遥、史铁生等文坛名家的深厚情谊,记录着四代山花作者群的成长轨迹,浓缩了陕北文坛半个世纪的发展脉络。先生特意告知,此书原计划5月21日在北京举办发布会,因他身体抱恙,改于延安首发,字里行间皆是他半生的文学积淀与赤诚初心。

归乡之后,我连夜细读此书,品读先生亲笔撰写的序言,内心百感交集。耄耋之年,他依旧初心未改、笔耕不辍,深耕文坛、潜心创作,始终坚守文学阵地,致力于文脉传承与文学普及。先生的一生,是与文字相伴、与文学共生的一生,笔墨早已融入骨血,文脉已然刻入生命。他扎根陕北厚土六十余载,以乡土为根基、以时代为底色,创作出无数浸润山河温度、饱含人间情怀的佳作,丰盈了陕北文学的厚度与广度,夯实了西北当代文学的根基。他以一己之力守一方文坛沃土,以薪火之力育一代文坛新人,将毕生热忱与心血都奉献给了热爱的文学事业。黄土高原的辽阔风骨、延河流域的温润底蕴、文人士子的赤诚担当,皆融汇于先生笔墨与一生之中。

斯人已逝,风骨长存;清溪不息,文脉永续。曹谷溪先生悄然远行,带着一生对笔墨的赤诚,对文学的坚守,对黄土高原的深情眷恋,长眠于这片他深耕一生、书写一生的厚土之上。但他开创的山花文脉生生不息,他铸就的文学风骨历久弥新,他深耕文坛的卓越成就、润物无声的育人情怀、纯粹质朴的人文本心,深深镌刻在陕北文学发展的历程中,滋养着一代代文学追梦人,永续流传,温润人间。

半生修路,一生爱文。于我而言,与谷溪先生的相逢,是此生最珍贵的缘分与馈赠。先生赠予的八字箴言,我将终生铭记、躬身践行;先生的文学坚守与高尚风骨,将永远指引我心怀热爱、笃行不息。往后余生,我亦会以先生为榜样,守笔墨初心,怀赤诚善意,不负岁月、不负热爱,以文字寄情怀,以初心赴山海。

谨以此文,深切缅怀曹谷溪先生。愿先生清风永驻,文脉长存,音容宛在,千古流芳!

### 普救寺记

刘惜

晨光熹微时分,我独自行于普救寺的山门前。石阶斑驳,苔痕幽深,仿佛时光在此处凝固。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,历经千年风霜,依然静默地伫立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。其名取自“普度众生,救苦救难”之意,而岁月流转间,它更以一段《西厢记》里的爱情传奇,成为世人心中姻缘的圣地。

山门两侧的松柏苍翠欲滴,树皮皴裂如老人脸上的皱纹。风过时,松针簌簌作响,似在低语往昔。一位老僧正清扫落叶,竹帚划过青石地面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抬头看我一眼,目光澄澈如水,又低头继续劳作,仿佛已习惯了游人的来来往往。我忽然想起张生与莺莺的故事,当年那位痴情书生,是否也曾在此驻足凝望。

拾级而上,天王殿的飞檐在晨光中投下锐利的阴影。四大金刚怒目圆睁,手持法器,威仪凛然。殿内香火缭绕,一位妇人跪在蒲团上虔诚叩首,口中念念有词。她祈求的或许是姻缘,或许是子嗣,又或许是尘世中难以言说的心愿。这些祈愿与千年前崔莺莺的相思,在袅袅青烟中交织重叠,构成了普救寺最动人的底色。

转过天王殿,大雄宝殿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殿前古槐参天,树冠如盖,投下大片阴凉。几位香客正绕着古槐转经,手拨念珠,步履从容。这棵槐树据说已有八百余年历史,树身上系满了红绸带,每一根都承载着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微风拂过,红绸轻舞,宛如万千蝴蝶栖息枝头。

我驻足细看,发现树皮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,有些已模糊难辨,有些则新鲜如昨。这让我想起《西厢记》中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”的诗句,或许当年张生与莺莺幽会时,也曾在这棵槐树下徘徊。时光荏苒,物是人非,唯有这棵古槐,见证了无数痴男怨女的悲欢离合。

大雄宝殿内,三世佛像庄严慈悲,两侧壁画色彩斑斓,描绘着佛经故事。一位小沙弥正在擦拭供案,动作轻缓而专注。我注意到他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,在灰色的僧袍衬托下格外醒目。这小小的细节,透露出他未泯的世俗情怀。或许在某个寂静的夜晚,他也会仰望明月,想起红尘中的某个身影。

殿角铜铃旁,一位老僧闭目打坐,面容安详。他身前的木鱼已经磨得发亮,可见年深日久。我屏息静立,不敢惊扰这片刻的宁静。忽有钟声传来,悠长而清越,回荡在寺院上空,惊起一群白鸽。它们扑棱棱地飞过琉璃瓦顶,在湛蓝的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
钟声渐息,我缓步走向后院的梨花院。这里因《西厢记》中“梨花深院”的描述而闻名,如今已辟为纪念馆。院中果然植有几株梨树,虽非花期,但枝叶繁茂,绿意盎然。树下的石桌石凳上,几位游客正在拍照,笑声清脆。一位年轻女子正将一枚硬币抛入许愿池,金属落水的叮咚声,惊醒了池中沉睡的锦鲤。

纪念馆内陈列着《西厢记》的各种版本,从元杂剧到明清小说,应有尽有。玻璃柜中一台观剧特别引人注目,据说曾为张生所用。我凝视着观台上残存的墨迹,仿佛能看见那位书生在此挥毫泼墨,写下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古名句。窗外,一只麻雀落在窗棂上,啾啾鸣叫,似在应和这美好的祝愿。

走出梨花院,阳光已升至中天。我信步登上寺后的莺莺塔,这座密檐式砖塔古朴典雅,塔身微倾,却历经地震而不倒。塔檐悬挂的铜铃在风中轻响,声音清悦悠远。站在塔顶俯瞰,整个寺院尽收眼底:红墙金瓦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,香客如织,香火缭绕。远处黄河如带,蜿蜒东去,更显天地辽阔。

下塔时,遇见一群学生正在庭院里排演《西厢记》选段。扮演张生的男孩略显紧张,而“莺莺”则落落大方。他们青涩的表演引来阵阵欢笑,却也让人心生感慨:这出古老爱情故事,依然在新时代表演着勃勃生机。正如普救寺历经千年风雨,却始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与追求。

夕阳西下时,我再次经过山门。那位扫地老僧已不见踪影,唯余竹帚倚在墙角。回首望去,普救寺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中,庄严而温柔。我知道,明日朝阳升起时,这里又将迎来新的香客,新的故事。而千年古刹,依旧静默如初,见证着人间永恒的悲欢离合。

离开时,我在古槐下系了一根红绳,许下一个关于重逢的心愿。风起时,红绳飘扬,似在点头应允。普救寺的钟声再次响起,悠远绵长,仿佛在说:愿天下有情人,终成眷属。

### 《匿杀》

陈艺丹 伏奕冰

柯汶利执导,彭昱畅、张钧甯等人演绎的电影《匿杀》,于2025年12月31日正式上映。作为曾凭借《误杀》奠定悬疑类型片创作功底的导演,柯汶利在这部新作中延续了对罪案、人性与社会议题的探索,更以凌厉的影像风格、直接的暴力呈现,挑战着华语电影的叙事表达极限。影片借助暴力,完成了一次对人性、正义与救赎的深刻叩问,上线后凭借极具冲击力的呈现尺度与深刻的人性洞察,引发行业热议与观众深思。

### 人生恰似跑龙套

■ 吴树鸣

时候买不起小卖部的零食,长大了却站在超市的货架前茫然。原来最快乐,从来不是拥有,而是渴望拥有的那份悸动。于是明白:人生恰似跑龙套,你跑演罢我登场;虽仅三桌宴席,却要吃得津津有味。

当上天欲予你更多福泽,恐你承之不住,便先将你推入深渊。低谷中的磨砺,原是为了撑大我们的夜。物极必反,否极泰来,即使在最黯淡的夜,也要积蓄力量,保持信心。里尔克说:“人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,挺住就是一切。”在这必散的宴席上,挺住意味着在虚无中创造意义,在跑龙套中活出分量。何谓幸福?白昼有说有笑,夜晚安眠无梦。何谓智慧?安排之事妥善完成,未安排之事早已虑及。何谓情商?言谈令人如沐春风,行事叫人感动铭记,为人使人念念不忘。

### 类型片语言的突破与重构

电影作为“第七艺术”,其核心魅力在于通过视听语言构建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叙事空间。柯汶利在《匿杀》中,以极具突破性的影像暴力表达,完成了对华语悬疑惊悚片语言体系的重构,这种突破既体现在视觉呈现的尺度拓展,更蕴含着叙事逻辑与影像美学的深度融合,契合安德烈·巴赞“木乃伊情结”的核心诉求——电影作为“现实的渐近线”,本质是人类渴望留存时间、复原真实的心理延伸,通过对现实场景的精准捕捉与艺术重构,让观众在银幕上触摸到生活的本真质感与情感温度。

### 人性黑暗与救赎的辩证思考

电影里的暴力描写一直面临伦理边界的疑问:怎么在呈现暴力的同时,不陷入“崇拜暴力”的误区?柯汶利在《匿杀》里给出了答案,通过塑造极致的正邪角色、展现人性博弈,深入探讨正义的边界和救赎的可能。

影片对人性黑暗的挖掘,集中体现在黄晓明饰演的蔡民安身上。这个出身地下城、曾为民请命的角色,在阶层固化的压迫与权力腐蚀下,逐步蜕变为伪善冷血的野心家。火车上对晚雷的残忍态度,彻底暴露其阴暗内心。这种亦正亦邪的塑造,打破了简单的善恶二元论,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与现实面前的复杂性及脆弱性,蔡民安的“恶”是其反抗方式在压迫下走偏的结果,这使暴力描写具备了批判社会、反思人性的价值。

### 暴力叙事下的人性与社会思考

复仇者传到群体联盟,完成了从“个人复仇”到“集体审判”的意义升级。柯汶利通过多符号重构,把暴力背后的人性冲突和社会问题摆到台前。此外,影片在影像风格上的创新,还体现在暴力场景与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控。柯汶利将暴力场景的呈现与叙事节奏有机结合,在关键情节中通过慢镜头、强化音效来延长暴力行为的呈现时间,放大角色的动作和心理变化,让观众清楚了解暴力发生的前因后果。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,既保证了暴力影像的冲击力,又能让观众专注思考暴力背后的深层意义。

### 暴力叙事背后的现实议题映射

阶层固化和系统性压迫是影片映射的核心问题。都市“地上权贵天堂、地下贫民窟”的设定,直白展现了阶层分裂。地下城居民在贫困中挣扎,成为权贵剥削的对象。蔡民安的人生轨迹是阶层固化的缩影,而方正楠姐弟的遭遇,则展现了底层个体的无助与反抗。

权力异化与司法不公的问题也被深刻呈现。蔡民安作为权色交易的保护伞,利用权力篡改真相、清除异己;司法系统沦为权贵工具,让方正楠等角色的合法维权屡屡碰壁,这正是他们选择“以暴制暴”的根本原因。影片通过对方正楠的抗争,传递出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,既满足了观众的情感宣泄需求,也寄托了对公平社会秩序的期待。

比起《误杀》的个人智斗,《匿杀》的校园霸凌,《匿杀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阶层压迫和制度失效,让“杀宇宙”系列的题材更有深度。虽然影片存在部分情节逻辑有漏洞、过度依赖慢镜头渲染等问题,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用类型片的外壳包裹了深刻的社会批判,让观众在感受剧情张力的同时,关注现实中的社会顽疾。

作为一部兼具极致戏剧张力与深刻社会叩问的类型力作,《匿杀》以突破性的暴力美学、颠覆性的角色塑造与深刻的现实映射,成为华语类型片的一次成功尝试。当血色褪去,柯汶利抛给观众的终极问题依然发人深省:当正义隐藏在黑暗中,制度无法带来正义时,普通人该何去何从?这个问题让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属性,也给华语类型片创作指明了新方向:在追求视听刺激的同时,更要承载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,让类型片成为引发社会思考的重要力量。

### 《匿杀》

陈艺丹 伏奕冰

柯汶利执导,彭昱畅、张钧甯等人演绎的电影《匿杀》,于2025年12月31日正式上映。作为曾凭借《误杀》奠定悬疑类型片创作功底的导演,柯汶利在这部新作中延续了对罪案、人性与社会议题的探索,更以凌厉的影像风格、直接的暴力呈现,挑战着华语电影的叙事表达极限。影片借助暴力,完成了一次对人性、正义与救赎的深刻叩问,上线后凭借极具冲击力的呈现尺度与深刻的人性洞察,引发行业热议与观众深思。

### 类型片语言的突破与重构

电影作为“第七艺术”,其核心魅力在于通过视听语言构建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叙事空间。柯汶利在《匿杀》中,以极具突破性的影像暴力表达,完成了对华语悬疑惊悚片语言体系的重构,这种突破既体现在视觉呈现的尺度拓展,更蕴含着叙事逻辑与影像美学的深度融合,契合安德烈·巴赞“木乃伊情结”的核心诉求——电影作为“现实的渐近线”,本质是人类渴望留存时间、复原真实的心理延伸,通过对现实场景的精准捕捉与艺术重构,让观众在银幕上触摸到生活的本真质感与情感温度。

### 人性黑暗与救赎的辩证思考

电影里的暴力描写一直面临伦理边界的疑问:怎么在呈现暴力的同时,不陷入“崇拜暴力”的误区?柯汶利在《匿杀》里给出了答案,通过塑造极致的正邪角色、展现人性博弈,深入探讨正义的边界和救赎的可能。

影片对人性黑暗的挖掘,集中体现在黄晓明饰演的蔡民安身上。这个出身地下城、曾为民请命的角色,在阶层固化的压迫与权力腐蚀下,逐步蜕变为伪善冷血的野心家。火车上对晚雷的残忍态度,彻底暴露其阴暗内心。这种亦正亦邪的塑造,打破了简单的善恶二元论,揭示了人性在权力与现实面前的复杂性及脆弱性,蔡民安的“恶”是其反抗方式在压迫下走偏的结果,这使暴力描写具备了批判社会、反思人性的价值。

### 暴力叙事下的人性与社会思考

复仇者传到群体联盟,完成了从“个人复仇”到“集体审判”的意义升级。柯汶利通过多符号重构,把暴力背后的人性冲突和社会问题摆到台前。此外,影片在影像风格上的创新,还体现在暴力场景与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控。柯汶利将暴力场景的呈现与叙事节奏有机结合,在关键情节中通过慢镜头、强化音效来延长暴力行为的呈现时间,放大角色的动作和心理变化,让观众清楚了解暴力发生的前因后果。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,既保证了暴力影像的冲击力,又能让观众专注思考暴力背后的深层意义。

### 暴力叙事背后的现实议题映射

阶层固化和系统性压迫是影片映射的核心问题。都市“地上权贵天堂、地下贫民窟”的设定,直白展现了阶层分裂。地下城居民在贫困中挣扎,成为权贵剥削的对象。蔡民安的人生轨迹是阶层固化的缩影,而方正楠姐弟的遭遇,则展现了底层个体的无助与反抗。

权力异化与司法不公的问题也被深刻呈现。蔡民安作为权色交易的保护伞,利用权力篡改真相、清除异己;司法系统沦为权贵工具,让方正楠等角色的合法维权屡屡碰壁,这正是他们选择“以暴制暴”的根本原因。影片通过对方正楠的抗争,传递出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,既满足了观众的情感宣泄需求,也寄托了对公平社会秩序的期待。

比起《误杀》的个人智斗,《匿杀》的校园霸凌,《匿杀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阶层压迫和制度失效,让“杀宇宙”系列的题材更有深度。虽然影片存在部分情节逻辑有漏洞、过度依赖慢镜头渲染等问题,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用类型片的外壳包裹了深刻的社会批判,让观众在感受剧情张力的同时,关注现实中的社会顽疾。

作为一部兼具极致戏剧张力与深刻社会叩问的类型力作,《匿杀》以突破性的暴力美学、颠覆性的角色塑造与深刻的现实映射,成为华语类型片的一次成功尝试。当血色褪去,柯汶利抛给观众的终极问题依然发人深省:当正义隐藏在黑暗中,制度无法带来正义时,普通人该何去何从?这个问题让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属性,也给华语类型片创作指明了新方向:在追求视听刺激的同时,更要承载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,让类型片成为引发社会思考的重要力量。

男女老少,各有所好,谁都会有自己的兴趣。某一件事情,也许对这个人很有吸引力,另一个人很可能就会无动于衷。我可能热衷于读书作文,你也醉心于翰墨丹青,他却津津乐道弹琴歌咏,正因如此,才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大世界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也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前提,更是走向成功的阶梯。如果对某件事情感兴趣就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其中,孜孜不倦的去追求、去努力,并且将从书本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,掌握应用。如果硬着头皮去做没有兴趣的事情,肯定没有心思全力做好。例如下在感兴趣的事情上多下功夫,还会获得发展,取得成绩。

人的精力毕竟有限,谁也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有兴趣,更不可能什么都精通。如果什么事情都想干,那样技能都要学,到头来不过是劳而无功。还会见异思迁,没有主见,随波逐流。

兴趣固然是学习掌握知识必不可少的条件,但要学懂学精,仅凭兴趣是不够的,没有任何学问能够一看就会,一学就精的。不但要有热情,还要勤学苦练,持之以恒,才能钻探钻透,学懂弄通。

兴趣,要靠喜好和热爱。喜好钢琴的妻子不止一次的说,你的手指细长,适合学钢琴。但我天生不喜欢拉提琴,那有兴趣去琢磨五线谱,更没有耐心练习指法和练习曲。妻子眼见不能说服我,从此再也不提及此事了。

有些兴趣,则是由于个人的气质、秉性所决定,自然而然的所形成。我刚上学的时候就对写毛笔字的兴趣很大,临帖习字更是不厌其烦,一直沿研习了40年。从来没有谁督促过我,更没有进过兴趣班,但硬是凭着兴趣把爱好坚持下来了。我并没有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,却带来了快乐,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。读书与写作,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假使我不是长年累月的喜好读书,就如同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一样,绝无可能发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。

看来,什么事情能否做好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兴趣。兴趣,又无疑像一把智慧的钥匙,会为一个人打开成功之门,帮助你走向成功之路,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## 你对什么有兴趣

连新民

